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woman's back and her long, wavy, reddish-brown hair. The lighting is warm and dramatic, highlighting the texture of the hair and the curve of her back. The entire cover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border of small, light-colored dots arranged in a rectangular shape with ornate, swirling corner pieces.

The Opposite of
LOVE

爱的背面

[美]朱莉·布克斯鲍姆 著

严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Opposite of
LOVE

爱的背面

[美]朱莉·布克斯鲍姆 著

严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7494 号

The Opposite of Love by Julie R. Buxbaum Inc.

Copyrig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ANDLER CRAWFORD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背面/(美)布克斯鲍姆著;严超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42-4

I. 爱… II. ①布…②严…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346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特约策划:彭 伦 许文婷

封面设计:董红红

爱的背面

Ai De Bei Mian

[美]朱莉·布克斯鲍姆 著

严 超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842-4

定价:25.00 元

你的照片已经贴在冰箱上了，黑白照，3×5 的——没摆姿势，非常自然——你，弓着背，侧着身。你，完全藏在我的体内。

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大量地吃红肉，迷信地起誓，唱歌走音但信心十足。我在适当的时候哭，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笑，我读《纽约时报》上的讣告和结婚通告，按次序大声朗读。

你：体重不超过一品脱牛奶，不再是理论上的，你是一个女孩。

当大夫今天告诉我们时，他拍着手，就像是拿全部家当作担保一样，好像是他把你从无形到有形变成了一则喜讯，变成了一个女婴。我不想让他失望，不过我们早就知道我怀的是个女孩了，从我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秒开始，就像我们当时就给你起好的名字：夏洛特（你爸爸一直想纠正我——是我们怀孕了，他说，不是只有你——但是，难道他的脚踝也肿得像长期遭软禁一样？难道他的胸部也像挂上了两个水球？或许他会那样期待吧，但怀孕的是我。）

“成百万的妇女都用过这测孕棒，你也能做到，艾米莉。”这是你爸爸在把我推进浴室检测我们的怀疑是否正确时所说的。但我很紧张，我花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让自己靠近卫生间，然后又花了一个小时，因为他要跟我一起进去而我有临场恐惧症。但我还是做到了，就像我之前的成百万的妇女那样，然后，在复查了三遍检验盒，打过 1-800 服务电话求证，并且又作了几次测孕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我们所期待的

结果。

然后我便明白了，不是想要，而更接近于需要，你会是一个女孩子。我也明白，今后还会有更多像今晚这样的夜晚，我几乎是盼望着它们的到来，我会坐起来，在你熟睡的爸爸身边，在激动与慌张之间摇摆不定。

你爸爸，一个天生阳光灿烂，喜欢在洗澡时唱歌，从不担惊受怕的人，这会儿正蜷在我身边，间歇地眨着眼，做着满是超级英雄和受奖演说的梦。他认为我需要用语言和照片来证实你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简直是种病态的沉溺。他搞不懂为什么我总是被生活中一些浅显的取舍所困扰——爱与不爱，坚持与放弃。

但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这漫长的累积，这备受祝福的美好之事，都不在我的理性抉择之内。有时候我试着回到二十周以前，在你成为一个概念之前，在我们睡不着时只能在黑暗里百无聊赖地空想之前，但即便是那时——那个你诞生前的世界——我依然感觉到有一种压迫感，把我们都密封在记忆的块垒之中而无法摆脱。但有一个方法可以用来衡量未来时空的距离：那就是你永远都能在这里找到我，在这些书页间，即便在我离开之后。

让我们坦诚些吧，谁知道我能活多久呢？我们哈克斯比家的女人在有生之年里从来不会出名。

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无论我在何时离去，四十二岁或者八十二岁，你终将会把我彻底忘记，这是关于失去的得与失：你无需去选择哪些记忆会不可避免地消散，哪些又会在夜深人静时缠绕于脑际而挥之不去，而身边丈夫的梦乡里则是穿着斯潘德克斯紧身裤攀岩。

我自己的母亲——你用了她的名字——她的故事早已消散，只残留几张似是而非的照片。不过也并不是忘却和残留，更多的是曲解和提炼。而尽管我常常习惯于凭空描摹她的形象，但在无数个深夜里，我依旧渴望了解真相。

真正的模样，有血有肉的模样。

或许，这些失去的后果——记忆的碎屑——在某些方面比失去本

身更让我害怕。事实是，我从来没学会骑自行车，因为在众多的理由之中，总有一些是出于某种你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东西。这就是我，一个渴望又害怕记忆的人。忘记——就像记忆在一片一片瓦解；无法忘记——就像疤痕组织在一层一层淤积。两者都会各显其能来折磨我。

你永远都不会遇见那个曾经的我，你诞生之前的那个人，甚至某种程度上在我成为我之前的那个人。而这个故事既是你的也是我的，这是关于你从哪里来的故事，我们的故事。

现在你的照片已经贴在冰箱上了，我将开始玩我的俄罗斯套娃，我的世界已不能再没有你，我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变成一个家庭的故事——你爸爸和我，露斯和杰克爷爷，还有我自己的爸爸，他这会儿也醒了，正忙着用粉色的丝带装饰你的小床。这是一个有关分界线的故事，我的爱与生活以及遗赠的分界线，记忆与遗忘的分界线，承诺与自由的分界线，收获与给予的分界线。

这根线，总是这根同样的线，分开了我和我的妈妈，分开了你和我。

—

昨晚，我梦见自己就像个红花铁板烧^①的厨师，把安德鲁剥成了一百块小碎块，然后一块一块全吃了下去。安德鲁吃起来像鸡肉。最后我终于饱了，但有些失望，我本来满心期待的是牛排。

我打算忘记这个梦，就当那只是用肉末和什锦菜做的安德鲁小馅饼。而这一切肯定都会被忘记，没有任何残余或烦人的幻觉。但这也可能是所有事情的开始，硬生生把我推入现在的境地。

因为此刻我已经知道，眼下的这一刻，这死路一条，并非像梦里的那样，它将让我难以下咽，而且还会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今天，我和安德鲁在一家桌上都是涂鸦、地上都是花生壳的餐馆里分手了。还有一个喝醉的年轻女人，好像刚离开她的单身聚会，身上只穿着比一顶牛仔帽和流苏条多一点的东西，还在那儿试图组织一场排排舞。我现在意识到我应该再等一个更好些的背景，这样看起来好像对我来说我们的关系只不过等同于几杯啤酒和几块火辣好吃的布法罗鸡翅而已。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在我的想象中，那应该是既坦率又得体的场面，或许还应该有点浪漫。我脑子里的分手场景就像一场童话剧，没有解释，只是一个遗憾的

① Benihana，红花铁板烧。世界知名的日式铁板烧连锁店，以厨师在餐桌旁的烤架上当场准备食物并表演刀叉杂技著名。

微笑，脸颊上的一个吻别，微举过肩的挥手道别。一丝感伤，和彻底的解脱，一个易燃的包裹，也许吧，不过肯定是我们彼此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

但事实上，此刻安德鲁正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他刚碰上的外国人，他无法识别我的口音。我拒绝和他对视，我有强烈的渴望想立刻冲到外面的第三大街上去，混进那些从酒吧流散到街上的人群里。但我忍住了，尽管那样肯定比目前的情况要好，此刻我能感觉到安德鲁的茫然就像一股难闻的味道从他的皮肤下面散发出来。我双腿紧扣着吧台椅的脚盘，两眼盯着沾在他嘴边的烧烤酱，这可以缓解我的愧疚感，我不该对一个脸上沾着食物到处跑的男人太过认真，不是吗？但不管怎么说，安德鲁并没有到处跑，他呆坐在那儿，一脸震惊，而我却有些过于关注调味酱了，沾在我自己的白外套上的番茄酱看上去就像是我的心在淌血。

“这不可能会是天长地久、永远幸福之类的事情。你知道的。”我说。

尽管从他的沉默，从过去的这几天来看，显然他并不知道。我怀疑他是否想揍我，我几乎有些盼望他能这样想。

现在看似乎有些奇怪，我居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一切，在昨天之前我居然还从未在脑子里练习过。按理我通常是比较善于收场的——事实上我还以此为荣——而且我总是认为那些声称分手无需理由的人都很虚伪，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理由的，或许除了畸形，或者癌症，但即便是那样你也应该有所准备。

我猜我原本完全可以让这个周末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在明天早上枕着安德鲁的胳膊醒来。然后，在上班时，还能在茶水间里讲几个有趣的劳动节^①笑话。周末总是最适合用来回顾的，就像添加了些玫瑰色的即时重播。但我确信一棵树不会被森林淹没，除非以后有人会用

① 美国的劳动节是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相关的有趣报道来反驳我，不过我相信明天不会再有什么趣闻短讯可供报道，至少没有有趣的，我确信。

而在今天，在劳动节的最后一刻，我发现自己坐在安德鲁的对面，这个和我拍拖了两年的男人，我正试图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光着身子相互对看。我想告诉他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年纪——我二十九，安德鲁三十一——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我们都患有群体文化妄想症，以为在度过了人生四分之一的阶段之后还能继续玩随机配对，就像在一场抢座位游戏中铐住任何一个坐在你身边的人。这是我所用的唯一方式，来解释为何安德鲁昨天那么隐晦地表示他对戒指和许诺的想法，暗示要和我订婚。当然我没有直接这样说出口。那看起来太含糊，太像一个借口，或许，太像真的。

问题是我们从来就不像那些充满幻想的恋人，在约会的第一天就已经许诺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或者已经给将来的宝宝起好了名字。事实上，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一家餐馆，和今天的情形惊人的相似。没有探讨未来，甚至没有谈到我们自己，我们只是来了场吃辣鸡翅的激烈比赛。在离开餐馆时我们的嘴唇都肿了，以至于当他吻我道晚安时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四个月后，他承认之所以当时仓促结束约会是因为那些鸡翅逼着他回去拉肚子，又过了两个月，我才告诉他当时是我故意让他赢了那场比赛。他并没有像他自以为的那么厉害。

而不管未来何时来临，我们总是在我们的语汇中加入无数的“如果”，把任何将来的事情都缩到某种无关紧要的程度。

“如果我们今后有了孩子，我希望他们能有你的眼睛和我的脚趾。”我会这样说，并用指尖在安德鲁的肚子上画圈。

“如果我们今后有孩子，我希望他们能有你的肠胃。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参加大胃王比赛，然后用他们的奖金退休到墨西哥去。”他会那样说，把我的头发束成一把马尾辫，再让它们从他的手中滑落，好像它只是一股假发。

或许这里有个教训值得注意。总会有教训，不是吗？必须有，否则

的话还有什么值得注意？或许这种情况应当引起警惕，应当小心，因为昨日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的警觉，我们的错误路线就此升级。

昨天原本的计划和我们的朋友丹尼尔和凯特一起到中央公园散步，用最浪费的方式庆祝一下我们有限的自由时光。曼哈顿湿蒙蒙的雾气已经被微风吹散，在炙热的八月之后，我们终于在季节之间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既然这座城市有其他更好的地方供别人度过这个节日周末，我们便占据了人行道供自己消遣。安德鲁和我相互挽着，晃晃悠悠，一边伸出脚绊对方，一边掐来掐去地玩。我那时只感觉到单纯的快乐，没有丝毫的不对劲，甚至连一丁点警告的迹象，哪怕是一阵细微的焦虑或者胃里突然一沉之类的都没有。

丹尼尔和凯特走在我们的前面，她的订婚戒指偶尔在阳光里闪耀一下，便会折射出一束炫目的亮光，洒下一片奇异的光影。他们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在昨天我们尚还能说是“我们的”，我们尚还是“我们”——是处理某些事情的典范，如该如何做出一个简单明了的承诺。丹尼尔和凯特是我们这支队伍领头的成年人，尽管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因为很显然，我们都必须抓紧享受这夏日将尽的美好时光，在寒冷的冬季到来之前。

当我最终以略微卑鄙的手段抓住了安德鲁，这个从不失手、花招百出的家伙，他忽然用手指钩住我的手指，结束了游戏。我们就这样手牵手走了一会儿，直到我发觉他正在摆弄我没戴戒指的无名指，像小孩子抓东西似的用他的整个手握着我的那根指头。尽管他没吭声，但几乎就像是大声喊出来了一样，他想让我嫁给他。

他的想法，我敢保证，完全是模式化的——如何一步步求婚，没有“如果”或者“为什么”。抽一天空乘火车去康涅狄格州说服我爸爸，或者去找我的杰克爷爷。挑一个我最喜欢的餐厅，再加上他们家祖传的首饰。他从不想一想他对我的了解是否足以让我们今后走到一起；也从未意识到他根本无法了解那些从我天马行空的脑海中时刻闪过的浩

荡念头。但这就是安德鲁，一个对“如果”和“为什么”全无概念的人。

在我还没来得及怀疑这突如其来的恐慌是否只是幻觉时，他一把将我拉到一家首饰店的橱窗前，并用胳膊紧紧扣住我的背。而那些戒指则冲我眨着眼，嘲笑着我的尴尬。

“有什么喜欢的吗？”他问。

“那个手镯很漂亮，”我说，“哦，那些耳环也很棒。我喜欢它们垂坠的样子，我还从没戴过垂坠式的。哦，快看，它们还有百分之一百的退款保证。我喜欢看到你能退到钱。”

“那些戒指如何？”

“太耀眼了，我喜欢垂坠式的耳环。”

“来吧，你喜欢怎样的形状？公主式，椭圆式，榄尖式？”这家伙显然早就做足了功课，我意识到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考虑这件事。

该死。

“我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我不懂。”我说，而且是实话。我觉得那个榄尖式看上去就像加勒比海当中的一个岛屿。然后，由于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其他什么，我很拙劣地转移了话题：

“快看！”我喊道，就像小孩子刚学了一个新词儿，“一只小狗。”

下午剩下的时光就像预先排演过的情景喜剧一样，我们四个人在公园的中央玩“猴子在中间”^①的傻游戏，嘻嘻哈哈地比赛，半真半假地抱抱撞撞。我或许是所有人当中最傻的那个，为了掩盖和抚平自己的焦虑，或许还有点相信可以用装傻来避开不可避免的现实。

但现实根本无法摆脱。我发过誓这个周末不再工作，甚至还“不小心”把我的黑莓^②忘在了办公室，这是自我在“奥特玛、普罗和提契律师

① 一种流行的儿童游戏，一个人站在中间，两边的人彼此抛掷皮球，并且不能让中间的人拿到球，否则，被抢掉球的人将换到中间。

② Blackberry，一种有即时接收电子邮件功能的手机。

事务所”当诉讼律师五年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我给自己松了绑,但这还是发生在这个周末之前,当时我还坚信我需要放下的是小时单,而不是生活。我还不知道可能需要奔回到我的办公桌前,把自己埋进那一大堆的文件里,远离“我们”、“我们的”世界。

但工作也仅仅是个拖延的借口。我在首饰店橱窗前的那一刻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必须在安德鲁单腿跪下前,在他提出那个不可能的请求前和他分手,我将会像一个在课余兴趣小组里摆弄玩具枪的小孩那样彻底粉碎我们天真舒适的世界。

自知之明是一个很狡猾的东西,尤其当你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与“以为应该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的时候。我知道我应当嫁给安德鲁。有些女人等了一辈子就为了能够站在一个单腿下跪的男人面前,或者一颗能向全世界昭示的闪亮石头:看,有人爱我,有人选了我。有些女人甚至还没挤进热闹的基督教青年会之前就已经开始编排着与未来丈夫的第一支舞了。

或者更直截了当些: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希望,有人能成为自己犯罪时最默契的搭档,能到机场接我们回家,能在我们成功时与我们同庆,在我们呕吐时帮我们扶住头发。坦白说,我真的是那样希望的,就像上面的任何一种情形。

但是结婚?和安德鲁?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我做不到。那样只会让我成为一个骗子,一个假装懂事的成年人,一个冒牌新娘。我甚至都不想和自己共度余生,安德鲁又怎么行呢?你如何向别人解释你爱一个人但无法把自己献给他,因为如果是那样,你将无法确定自己献出的是什么人?你甚至都无从了解自己所说的话的分量?你无法向别人解释,尤其是向自己所爱的人。所以我不解释。

所以我做了正确的事,我撒了谎。

“好吧,我猜也就那样了。”安德鲁这会儿对我说道,他的声音勉强盖过自动唱机的声音。他的口气生硬且无奈,也没有任何一点恳求的

意思。他处理得很专业，一个临床诊断结果。

“我很抱歉。”

安德鲁只是点点头，好像忽然很困的样子，好像他的脑袋沉得快扛不住了。

“我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在乎你。”我说，就像是从一本专门教人如何分手的书上背下来的，我甚至还鼓起勇气加了一句：“这不是因为你，而是我。”

安德鲁发出一声怪笑。我最终还是把他惹怒了。他已经从迷惑转到伤心，然后现在，终于到达最让我舒服的状态，光火。

“你真他妈的对，就是你，艾米，你不觉得不安吗？我就知道这全都是因为你！”他抓起他的夹克准备走。我想留住他，再拖延一下这个糟糕透顶的时刻。但是我没有，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很抱歉，”我低声说道，当他往桌上扔买单的钱的时候。“我真的很抱歉。”这让空气缓和了些，而他紧绷的肩膀也因我的这句话而松了下来。

“我知道。”他说，双眼直视着我的眼睛。出乎意料的，它们并未充满怒火或者伤心或者爱意，而是某种可怕的怜悯。安德鲁清了清嗓子，吻了我的脸颊，然后平静地走出了餐馆。

就那么几秒钟，他便消失在第三大街庞大的人流里，反倒是留下我独自坐着，注视门口，嚼着他没吃完的辣鸡翅的骨头。

我徒步穿过了十二个街区回到自己的公寓，这样可以帮我清理头脑。空气刺激着我的鼻子，好像是在暗示秋天很快会驱散夏天。我穿过花园大街，看着身后那一群群的纽约人正尽情享受这个漫长的周末和季末的最后时刻，在露台上喝着亮闪闪的鸡尾酒。我嫉妒他们还能在工作周开始前品尝这最后的自由。有那么一会儿，我想停下来找一家挤满了各色人等的时髦酒吧，也许我可以假装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伪装起来，把难过再往后拖一两个小时。

但我还是继续走。我数着走过的街道号码，数数可以放慢我汹涌的思绪。十四，你做了你该做的；十三，我们不可能有结果的；十二，这是我的错；十一，都是我造成的。节奏让我感觉舒服些，同样让我感觉舒服的是目前的这一切后果都是我的责任。我知道是我让我们的关系走得太远了，我该在几个月前，在彼此还不会伤太深，早在我还没有被推到首饰店橱窗前时，跟他说再见的。至少，我安慰自己，退一万步讲，我夺回了控制权。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九，你会好起来的；八，他终究会走的，早些或晚些；他终究会离开你。

当我到达公寓时，罗伯特，公寓的门房，领我进门。他已经七十出头，一头白发配着相映成趣的胡子，看上去就像慈祥的上帝或者圣诞老人，且有着同样的爱管闲事的脾性。罗伯特的恒常存在，基本就连他那些啰嗦的询问，会让住在这幢塞满了各种工作室的大楼里的租户略感欣慰些。我们知道当回家时总会有人在这儿，会问我们一天过得如何，会注意到我们彻夜未归。

“你大半个晚上去哪儿啦？”他问。

“在他那儿。”他冲我笑了笑给我开道，我径直进了电梯，“晚安。”

“晚安，艾米莉。”

从今天开始，我的每一天都将在这里结束，在公寓的前门。罗伯特的声音将是我在大多数晚上听见的最后的声音，他的脸也将是我见到的最后一张面孔。

在安德鲁第一次做梦笑出声的时候，我就应该叫醒他并当即和他分手。没人应该开心成那个样子。

但我没有，我只是用全身抱住他，把我的腹部紧贴着他的背，感觉他的颤抖。我巴望着那些让他如此自由，如此单纯的东西，无论是什么，能够传染给我。但是没有。

而每当我熟睡之时，我的梦里只有黑色与白色。我曾梦见过有个男人在圆形的迷宫里被一群人追赶，梦见自己落入一个四四方方的排水沟里，梦见自己在时代广场的人群里忽然消失。有些时候，我那些焦灼的梦也会比较平庸、重复，比如落齿，一丝不挂地去上班，放声尖叫直到嗓子冒烟。甚至无缘无故的雾气也会激发我的想象力，把浪漫的梦境转变成阴暗的气氛。在那些梦里，我在和一个陌生人激情澎湃地做完爱后站起来，夹着香烟，缭绕的烟雾飘出幽暗的窗棂，独自回忆着某个曾被我误会并遗忘的人。

我并不常做噩梦，有时候夜晚也能带来甜蜜的解脱。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或许嘲笑过自己做的梦，比如在次日早晨嘲笑昨夜梦里只够得上中学生水平的演技或者B级色情片，但是我绝不会在自己的梦中发笑，我从没有过那样的快乐。

昨晚，我躺在我那张超大双人床的当中，努力找回过去的空间感，铲除任何能看出曾被两个人共享过的细微痕迹。我在象牙白的床单上

猛力做了几下雪天使^①，以掩盖十二个小时之前安德鲁留下的皱痕。我不会给睡眠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闹钟在早上八点响了。我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往镜子里迅速瞥了一眼，确证了早就料到的情形——我看上去像堆垃圾。眼睛下面有两个闪亮的黑眼圈，就像是被谁用紫色的绘儿乐彩笔故意画过一样。我的胃又疼又饿。你做了。我对自己说，现在轮不到你可怜自己。克服它！

我穿上了我最喜欢的黑色套装，每次它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套演出服。细条纹的布料拉长了我的体型，而它的裁剪能让我看上去既专业又性感。每当我一穿上它，我立刻就像连环画里面的人物一样，安德鲁曾和我一起尖着嗓门喊：“超——级律师”。而我今天穿它就是为了增强那种感觉。

上班的路上似乎也有点古怪的孤单，我通常总是在布列克街站搭乘六号地铁，这会儿车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流浪的乞丐，腿上放着一叠报纸，手指头上沾满了墨渍。还有一个穿套装和运动鞋，在读《哈里·波特》的年轻女子。当我坐下时他们没有一个抬头看我。

我在大中心站下车，再步行到两个街区以外的我的办公楼，那是一幢和边上的办公楼外观差不多的大楼，上面有无数封闭的窗，他们之所以锁住那些窗是为了防止有人会从那儿跳下去。

我在玛吉跟前刷了我的门禁卡，她是闸机边上的保安，大约六英尺一英寸（高度和宽度），很难区分她的胳膊和大腿，一个人形回文。同样的，她的脸也呈现出一种古怪的对称，五官呈平行线展开。她的眼睛过于靠近鼻子，而她的嘴唇很薄、很宽，嵌在中间。每天，玛吉穿着紧绷的海蓝色涤纶制服，一双带铜扣的靴子，嘴上涂着鲜艳的粉色唇膏，后者大概是为了抵挡即将到来的中年。我很羡慕她的打扮。每当玛吉走进一个房间，我想人们都会注意到她。

^① 躺在雪地上张开双臂双腿，映出一个“大”字形的玩法。

这是一个女人，他们会想，她能在十秒钟或者更短的时间里踢我的屁股。这是一个女人，他们会想，她化的妆永远都不会掉。

我每天至少从玛吉跟前走过两次，每周五天，在过去的五年里，总共已有两千六百多次——我统计过——而她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早上好。在我刚到“奥特玛、普罗和提契律师事务所”那会儿，我觉得这很不人道，每天见面却不认识。然后如何引起玛吉的注意便成了我的分内事。而这也是让我的工作变得有趣些的途径之一，因为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我可能就会被锁在一个会议室里，审查一个欺诈案件的成千上万份会计资料。我曾从我的朋友梅森那里发现，我们所里有些男同事都是通过盥洗室里自慰来缓解他们的痛苦。因此，我现在尽量避免在办公室与人握手。

而玛吉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合适的目标。我曾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纽约朋友圈子。我的方式没有任何恶意，我试着微笑，喊她的名字，称赞她的发型，我甚至有一次试着戳她，不过我得承认那是个错误。

但尽管我尝试了以上所有的英勇行为，玛吉还是从未跟我说过哪怕一个字，甚至都从未冲我微笑过。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她曾在白金汉宫受过训，因此如果她一开口，就会露出她优雅的英国口音，而不是像其他保安所操的一口粗俗的布鲁克林口音。

我更愿意相信两眼直瞪前方是她应尽的公民义务。

大约在一年后我终于放弃了我的革命，我筋疲力尽了。看起来在纽约就是这样对待人的，它最终总能把你拖入它的模式里。我现在走过玛吉跟前时只是简单地低下头，希望这能多少让她对我产生些类似母性的情感。

当我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凯伦，我的秘书，早已经在我的椅子上留了十二个口信，其中一张报事贴上还写着“好运!!!!”四个感叹号，分别针对四个来自一位最难缠的合伙人的口信，卡尔·麦金侬，他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我在周末没有回他发给我的六封邮件。我给他快速回了一